

卫斯理
武侠小说全集



情天剑吼

QINGTIAN
JIANHEN 倪匡◎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(卫斯理武侠小说全集)

情天剑痕

QING TIAN JIAN HEN

倪 匡 著

大众文化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情天剑痕/倪匡著. —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2010.5

(卫斯理武侠小说全集)

ISBN 978-7-80240-437-3

I. 情… II. 倪… III. 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238228 号

书 名: 情天剑痕

作 者: 倪 匡

责任编辑: 范 钧

出版发行: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: 65060478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

邮编 100125

印 刷: 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: 15

字 数: 266 千字

版 次: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2.00 元

注: 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退换。



第 一 章	神龙遭水淹	九毒出孽徒	1
第 二 章	金夺伤亲身	惨变伤侠心	20
第 三 章	连心三尸恶	明艳双姝奇	41
第 四 章	碧潭赭石诡	白玉宝杖威	54
第 五 章	手握生死令	人陷进退难	79
第 六 章	地痴喜脱困	少侠遇良机	92
第 七 章	几番生死险	两代恩仇缘	116
第 八 章	古墓幽女艳	高楼夺宝惊	140
第 九 章	高楼夺杖恨	斗室死亡争	161
第 十 章	宁杀全情爱	姑容待复仇	185
第十一章	池畔激斗起	冰洞佳话留	209

情天剑痕



第一章 神龙遭水淹 九毒出孽徒

灯烛辉煌，如同白昼。

一张长约八尺、宽约五尺的紫檀木大案上，更是珠光宝气，炫目至极。正中，一尊用纯金打成、高约四尺的寿星，铮铮地发着亮光。在金寿星的旁边，是一株高约三尺的珊瑚树，红得像火一样，而放置在案上的其他奇珍异宝，更是美不胜收！

嘻哈的谈笑之声，不断地传了出来，而一个苍劲有力、绵绵不绝的笑声，更是震得人耳际“嗡嗡”作响，一听便知那发出笑声之人，内外功俱臻绝顶。那是一个顶门光秃、身材高大、面色红润的老者。围在他身边的，约有七八个人，个个气吞山岳，一望而知，全是武林之中数一数二的高手。

在两支比手师父臂还粗的巨烛之后，有一幅红幛，红幛之上，贴着老大的一个“寿”字。大厅之中，约莫有百来人，闹哄哄地坐在圆桌之旁，桌上已然摆好了杯、碟、箸，只有那老者附近的七八人，尚未就座。

只听得那老者又是“呵呵”一阵大笑，说道：“今日老夫贱辰，难得各位屈驾光临，老夫实是感激不尽，这上首之位，当然要请白雁桂冲，桂兄来坐。”

只见一个身材矮瘦，但是一双眼睛，闭合之间，却精光四射的老者，立时一笑，道：“龚兄说错了，舍却武当赤阳道长之外，谁敢上坐？”

一个满面红光的老道士，领际插着一柄火也似、隐闪着异光的拂尘，一声长笑，道：“桂朋友，从何说起？武学正宗，首推佛门，东普陀紫竹神尼，才能当此位。”一面说，一面向一个身材高瘦、形如枯竹的老尼姑，指了一指。

那老尼姑双掌合十，高宣佛号，道：“方外人怎敢僭越？还是雪山四皓之首，齐飞檀樾坐上首的好。”在老尼姑的身旁，正是一个满头白发的老者，闻言“呸”了一声，道：“老尼姑，你可是想挨打么？照我看来，华山派掌门、金扇铁掌司徒异、司徒先生，才该坐上位。”那金扇铁掌司徒异，看来乃是一个中年文士，腰际插着一柄长约两尺、金光闪闪的折扇，冷冷地道：“齐老

大，你这是在有意取笑么？”

齐飞一瞪眼，道：“我好意叫你上坐，怎是取笑？”看来，他们两人之间，有些心病。

那秃顶老者，又是“呵呵”一笑，说道：“老夫所备水酒，虽不甚丰，但是各位既然来到，自然也要饮一杯水酒才走，这样你让我让下去，何时得了？”

那老者姓龚，名耀武，外号人称七指神龙，南七省武林人物，便是以他为尊，侠名远播，威震天下，正是此间主人，今日是他七十大寿，武林中人，齐集在这神龙堡中，被邀与主人一桌的，全是武林中第一流的高手，他们相互之间，虽然在各自谦让，但是心中，却实在都对别人不服气。七指神龙讲完之后，竟无人开口，沉寂下来。正在此际，突然听得一人尖声道：“你们不必争了，还是让我来坐这上位吧！”那声音，并非由大厅中发出，而是从老远传来！

而且，人人均可以听出，那声音才起之际，离大厅还是颇远，可是一句话未曾讲完，声音却已然来到了大厅的门前，来势之速，实是难以形容！

当那几个高手，各自在谦让之际，实际上已然在各较功力。每个人全都运其本身真力，将声音逼出，他们的声音，可以传出二三里外，实是不足为奇，奇的乃是来人的口气比他们的都大！

要知道紫竹神尼、赤阳真人、白雁桂冲、司徒异等人，全都执掌一门，本身也各自身怀绝技，他们尚且不敢贸然上坐，那人却老实不客气地要众人将上座让给他，口气之大，实是罕见！

因之，大厅之中，立时静了下来，人人都转过头向门口看去。

只见门口人影一闪，一个人已施施然拖着一双破毡鞋，“踢踏”之声不绝，走了进来。那人的衣衫破烂，两只衣袖处，甚至已然破得丝丝缕缕，但是却洗得甚是干净。右手提着一只破布包，左手拄着一枝拐杖，中等身材，面目平庸，约有五六十岁年纪，看来实在没有丝毫出奇之处！

七指神龙龚耀武的声名虽盛，但是闯荡武林数十年，死对头却也不少，有几个巨擘大恶，虽然曾败在七指神龙手下，但是却一直想伺机报复。

虽然，如今神龙堡上，高手云集，有什么人想来生事，无疑是自讨苦吃，但是如果有什么事，总是扫了兴致。因此七指神龙龚耀武，早已派了门下三大弟子，守在堡外，来人一到神龙堡门口，便需传名通报，延请入内，否则，绝进不来，可是此际，那衣衫破烂的老头子，突如其来，事先一点儿迹象也没有，而且一进大厅之后，满座高手，竟没有一个人认得出他是谁来，众人心中不禁尽皆诧异不已。有两个神龙堡中弟子，连忙迎了上去，问道：“阁

下，是——”

那两人假作迎了上去，实则上是想阻住那怪老者的去路，不令他乱闯。

可是那两人才讲出了三个字，那怪老者突然身子一扭，在直线行走之间，猛地拐了一个弯，“刷”地绕了一个半圆圈，竟在那两人身旁，绕了过去！

那一下身法之怪，行动之快，那两人根本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，只觉得眼前一花，人已不见，连忙回头看时，那怪老者已然来到了七指神龙龚耀武等一干高手的旁边！

那两人迎上去的地方，离那些人，少说也还有两三丈的距离，真难想象那怪老者是怎样在电光石火之间，赶向前去的！

那两人一愣之间，七指神龙已然一挥右手，令他们后退了开去。龚耀武早年，在与大漠双户激斗之际，右手曾失了三根手指，只余大拇指和食指，他“七指神龙”之名，便由此而来。

当下七指神龙心中，也是惊疑不定，朗声问道：“阁下此来，莫非也为老夫贱辰么？”

那怪老者“哈哈”一笑，道：“不错，是来送上些微礼物，还要讨杯酒喝，礼薄得很，尚祈不要笑话咧。”一面说，一面将手中的破布包袱，向龚耀武递了过去。

龚耀武一见，浓眉微蹙，心中已然大是不快了。

七指神龙在武林之中，名声极高，此番七十大寿，武林中高手云集，所带来的礼物，也莫不是争奇斗丽，大多是罕世异宝，更有一些，乃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武林奇珍；而排列在那张紫檀木案上的，便全是贺礼。

可是那怪老者，却送了一个破布包袱！

当下龚耀武强笑一下，将破包袱接了过来，只觉得轻飘飘的，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他也懒得打开，手扬处，那包袱便平平向前飞出，飞到那紫檀木案上，突然向下落去，刚好落在案上。

那怪老者点头道：“不错！巧劲用得恰到好处，但不知能否保得住神龙堡？”

那老者站在七指神龙龚耀武的面前，所讲的话，声音又颇低，除了龚耀武一人之外，只怕谁也未曾听到。龚耀武一听，心中不禁为之一动，正要问上几句时，那怪老者已然老实不客气地一大步跨出，来到了上首的座位前，要坐下去！

可是，他尚未坐下，突然听得一人冷冷地道：“且慢——慢！”

那怪老者半佝偻着身子，扬起头来，道：“肚子饿了，吃饱了好睡觉，还慢什么？”

那讲话的，正是华山掌门金扇铁掌司徒异，只听得他道：“阁下高姓大名，尚未请教。”

那怪老者“哦”的一声，道：“我当是为了什么。”一面说，一面竟自坐了下去，司徒异的面色微变，他明是问那老者的姓名，实则上，却是不让他坐上首，若是稍曾在武林中走动过几年的人，本来都可以知道这一点，可是那老者却仍然坐了下去！

司徒异心胸甚是狭窄，面上突然变色，也是自然之事，只听得他“噯”的一声冷笑，正待要开口时，突然听得“乒乓”一声响，那老者竟已仰天跌倒在地！

金扇铁掌司徒异猛地一怔，定睛看时，也不禁为之一呆。

只见那老者已然一骨碌地爬了起来，可是那张紫檀木的椅子，却已然四分五裂，碎成片片！

这一手功夫，实在并无什么出奇之处，不要说是这里的七八个高手，便是一些二三流的人物，也是一样可以做得到。

可是令得司徒异感到吃惊的，乃是那张椅子的四条腿，不单仍然兀立地上，而且已陷入地上所铺的青砖，足有半尺来深！

那老者站起身来，笑道：“小龚，你还与我老人家来开这个玩笑作甚？”他一开口，众人一怔，因为龚耀武年已七十，德高望重，但是他却称他为“小龚”，而自称为“老人家”！

如果那怪老者不是有心前来生事，怎会出口如此之不逊？只见他一面说，一面将手中所握着的竹杖，在地上“啪”地一顿，那条竹杖，立时没入青砖之中尺许，那老者看了一眼，道：“还太高！”

伸出手来，在竹杖之上，轻轻按了一按，那竹杖又陡地入地尺许，露在外面的，已然只有两尺来高。也未见他如何动作，身子突然笔也似直，向上拔高了两尺，右足已然踏在杖尖上。

他右足一踏在杖尖上之后，身子便蹲了下来，将左足踏在右足的足背之上，竟全凭一杖之力，安安稳稳地蹲在桌边，这才一笑，道：“老头子自在惯了，还是这样好得多！”

那怪老者的动作，快到了极点，一面讲话，一面行动，前后总共只有三句话的工夫，人已然蹲定了，旁人连插嘴的机会都没有！眼睁睁地看着他高居上首！

七指神龙心中虽然发怒，可是见那怪老者竟然能以这样的一个怪姿势，安安稳稳地蹲在一枝竹杖上，当真是闻所未闻之事，只得强笑一声，道：“好，总算有人，坐了上首，但不知阁下如何称呼呢？”

那老者咧嘴一笑道：“瞧，我倒忘了。我姓老的。”

他只讲出了一个姓，众人便已愕然，姓老的人，虽然不是没有，却极是罕见。

只听得他又摇了摇头道：“名字可不是很好听，叫‘不死’，合起来，便叫做‘老不死’！”众高手听了，眉头尽皆一皱。

既然有人坐了上座，他们也没有什么再可以客气的，也已然各自坐了下来，心中尽皆暗忖，哪有人取这样一个名字？

那老者却已然端起了酒杯，道：“喝啊！”一仰脖子，自顾自己已然干了一杯。

七指神龙双掌一击，早已伺候在侧的仆役，便将菜肴，送了上来。

此际，整个大厅中人，心中莫不在暗暗踌躇，不知那自称“老不死”的人，是什么来路。只见他像是饿了几天未曾吃饭似的，狼吞虎咽，吃相又难看至极，没有多久，雪山四皓之首，白头翁齐飞，已然忍受不住，突然问道：“阁下老不死之名，想必是以后改的了？”

老不死一面大块吃肉，一面含糊不清地道：“不错，百岁以后，我便自称老不死。”

齐飞一声长笑，冷冷道：“不知阁下高寿几何了？”

老不死道：“连我自己也记不清了！”

齐飞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这样，当真可以算是老而不死！”齐飞一言一顿，讲了出来，那老者却满不在乎，道：“彼此彼此！”

齐飞气得面上变色，但是碍着主人，却又不便公然翻脸，想了一想，手一伸，端起酒壶来，道：“在下敬尊驾一杯！”老不死右手夹菜，左手举起酒杯来，连道：“不敢，不敢。”

众人心知，白头翁齐飞，是借敬酒为名，要令老不死出一下丑。

众人对老不死也都感到极为讨厌，若不是今天是喜日，只怕任何一人，也早已出手！齐飞雪山一派的内功，刚柔互济，极是厉害，让他出一点儿丑也好，因此座间，并无一人做声。

只见齐飞左手一伸，“啪”一声，突然按在酒壶的壶盖之上。

他的左手才一按了上去，便听得“嗤”一声，极是尖锐的破空之声，一股酒箭，已然自壶嘴之中，激射而出，虽然是一股细小如指的酒箭，可是却隐隐带着“轰轰发发”之声，声势极为猛烈。

老不死像是视若无睹，只是将酒杯略略一侧，去承受那股酒箭，一面仍然向桌上菜肴，挟之不已。

那股酒箭的来势，何等快疾，电光石火之间，已然向酒杯射到！

需知白头翁齐飞，已然是运上了七成功力，虽是一股酒，力道之大，也是惊世骇俗，如果一个接不住，闹一个人仰马翻，还是小事，功力稍差的，还可能因之立受极重的内伤！

众人正是一心一意，看老不死出丑，可是，就在酒箭射入杯口的那一瞬间，只听得一声轻响，老不死手中酒杯的杯底，突然整个地跌了下来。

那酒杯，乃是上佳江南名瓷，只怕一个丝毫不会武功的人，若是双指一用气劲，也可以将之捏碎。

可是此际，老不死手中的酒杯，完全无损，只是杯底跌了下来，却有点儿匪夷所思！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只见那股酒箭，劲力丝毫未衰，已然透杯而过！

白头翁齐飞，所坐的位置，是在老不死的右首，那股酒箭，突然穿杯而过，老不死一点儿事情也没有，可是那股酒箭，却已然向左首的金扇铁掌司徒异，电射而去。

司徒异一见情形不妙，立即手在桌上一按，“刷”地离座，向外跃出，因为那变故来得太突然，他应变虽快，总不免慢了一步，那股酒箭，在他身前，“轰”的一声，迸散开来，司徒异猝不及防，不但一身华服，被溅得湿透，而且头脸之上，也溅到了好些酒点，虽然未曾受伤，却也好生疼痛！

这一下变故，发生之快，实是令人目不暇接，老不死“咦”的一声，道：“齐老弟，你名是为我斟酒，却是比较司徒先生的功力啊！”

华山派和雪山派之间，本就不甚和睦，司徒异和齐飞间，更是有一段恩怨，两人无事尚且要口角相争几句，这一下，司徒异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吃了一个大亏，狼狈已极，再被老不死拿话一挑拨，立时沉不住气，反手一掌，便向桌上击出！他号称“金扇铁掌”，掌上功夫了得，一掌击出，桌上杯盘碟箸跳了起来！

老不死两双筷子一伸，将两盘菜肴压住，叫道：“吃啊！喝啊！”

司徒异面色，难看至极，喝道：“皓道匹夫，使此诡计弄人，算得什么好汉？”

白头翁齐飞，一见自己所发出的酒箭，竟全都射到了司徒异的身上，已然知道不妙，可是尚未待他开口解释几句，司徒异已然破口大骂起来，当诸如许武林中人，齐飞如何咽得下这口气，只见他身子一仰，靠在椅背上，冷冷地道：“司徒先生，今日乃是龚兄大喜之日，阁下高声喧嚷作甚？”

司徒异“呸”的一声，道：“匹夫，你莫离了神龙堡去！”

齐飞道：“笑话，谁还怕谁不成？”

两人大声吵了起来，七指神龙连忙站起来劝道：“两位看在老夫面上，不

要再提此事了，司徒先生，快请更衣！”众人也是纷纷劝阻。

正在你一言我一语间，老不死又低语道：“唉，还吵什么，在神龙堡也就是这一顿了，难道还想有第二顿吃么？”

七指神龙龚耀武，正在老不死的旁边，老不死又是转头向着他喃喃自语的，这几句话，又是只有七指神龙一人听到。

七指神龙龚耀武听了，心中再是一动，侧首一顾间，只见老不死拿起筷子蘸着肉汁，就在桌上飞快地写了“连心谷”三字。

那三个字，实在也普通不过，谁看了都不会吃惊，可是南七省武林之尊，以一对七指金夺和“七锁掌法”，驰名天下，武林中一流高手，七指神龙龚耀武见了，面色陡地为之变，身不由主，晃了一晃，向椅中坐了下去。老不死伸手一抹，已然将那“连心谷”三字，轻轻地抹去，除了龚耀武之外，竟是谁也未曾看到。

本来，金扇铁掌司徒异和白头翁齐飞两人，还在不断地争吵，可是突然之际，一见主人神色大变，没有一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全都停了下来，向七指神龙望去。

只见龚耀武口唇掀动，隔了好半晌，才道：“他……他们来了么？”

老不死却答非所问道：“闻得你有位公子、一位千金，他们可在？”

七指神龙的面色，又自一变道：“莫非……”他讲到此处，抬头一看，只见旁边两张圆桌上，主位之上，坐着一个剑眉斜飞、星目朱唇、面如敷粉的美少年，正是他的儿子龚明。

此际，因为司徒异和齐飞之间，发生了争执，百余人的目光，已然一齐集中在他们这一桌上。龚耀武一见儿子在，已然松了一口气，忙问道：“明儿，你妹妹呢？”龚明站了起来，道：“她说身子不舒服，已然早早地睡了！”

龚耀武一听，立即“霍”地站了起来，道：“各位在此稍待，我去去就来！”不待各人反应，便身形如风，已然向大厅之外卷去！

七指神龙龚耀武的身法，极是快疾，他话一讲完，便向外冲去，众人甚至来不及看清楚，刹那之间，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连他的儿子龚明，也是为之愕然，站了起来，叫道：“爹——”

龚明的叫声，并不太高，可是因为七指神龙的行动，实在太突兀，以致整个大厅中的人全都静了下来，不明究竟。因此他那一声叫唤，也是人人可闻，但是龚明下面的话尚未说出，又突然听得一下凄厉已极的惨呼之声，起自大厅之外！

那一下惨叫声自远而近，传了过来，正向大厅中而来，七指神龙身形快疾，已然将来到大厅的门口，陡然之间，一条人影飞掠而至，从大门之中，

扑了进来，直向七指神龙龚耀武，撞了过来！

龚耀武身形一凝，右臂抬起，不等那人撞倒，右手中指，食指和无名指，已然倏地向那人当胸抓出，而大拇指与小指，则伸得极直，在中间三指抓向那人胸口的同时，指向对方的“心俞”、“督俞”两穴！

这一招，连抓带点穴，攻势之凌厉，实是无以复加，确是武学之中，极其神妙之作，也正是龚耀武毕生两大绝学之“七锁掌法”中的一招“三长两短”！

龚耀武出手如风，旁观的众人，只见他手臂才一抬起间，已然将那大门外面撞进来的人，当胸抓住，也就在此际，只听得那人叫道：“师——”他只叫出了一个字，“心俞”、“督俞”两穴，已被封住，立时出不了声，龚耀武定睛一看，见被自己抓住的，竟然是自己三个弟子之中，武功最好的一个，小金龙华升！

龚耀武不禁面上一红，当着那么多武林知名之士，自己一出手间，将徒弟抓住，这种事，传了出去，难免成为笑柄！

因此他连忙内力疾吐，又将华升的穴道冲开，喝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只见华升面色惨白，全身发抖，道：“师……父，请……为我……报仇！”

七指神龙乍一见华升面色惨灰，还以为自己那一招“三长两短”，用的力道，太大了些，以致华升受了重伤，如今一听得华升如此说法，才知道自己所料不对，正想发问间，已然听得有好几个人“啊”的一声，道：“他背上中了一剑！”

七指神龙龚耀武身形一闪，已然转到了华升的背后。

只见华升的背后，兀自还插着一柄长剑！

那柄长剑，和普通的宝剑无异，但是白扑扑地，却看不出是什么材料所制，剑尖自背心刺入，人体约有半尺，尚有两尺来长露在外面！

龚耀武怔了怔，立即道：“明儿，你让他伏在桌上，不可乱动，我去去便来。”身形展动，又再向外掠去，才不过丈许，便又见两个人，跌跌撞撞，身形歪斜，向着大厅奔了过来！

那两人隔七指神龙龚耀武，还有三五丈距离，龚耀武已然认出，那正是他第二，第三个徒弟，只见他们两人胸前，各自插着一柄长剑，和刚才华升背上的一柄，一模一样！

七指神龙见自己三个得意传人，都已身负重伤，心中又急又怒，忙向两人迎了上去，可是未等他来到两人身旁，两人身子已然反向旁一倒，倒地地去！

七指神龙的身法，何等快疾，一见两人要向地上倒去，真气一提，身形

如箭，一个起伏间，已然向前掠出了两步，双臂一伸，一抬，“齐头并进”，在两人将倒未倒之际，将两人抓住！可是他身法虽快，却也未能救得两人的性命，他刚一将两人抓住，那两人喉间，各自发出了“咯”的一声，便已然死去。

龚耀武一生闯荡江湖，固然免不了遭到不少挫败，可是在片刻之间，发生了这样的变化，竟连敌人的影子也未见到，却还是第一次。

他一见两人已死，双手一松，任由两人的尸体倒向地上，仍然飞也似的向前掠出，他越是穿廊过庑，向前逸出，越是感到心惊肉跳！

因为，他所经过之处，无论是马夫仆役、使女丫鬟，乃至再传弟子，人人均已然在要害之处，被一柄长剑插入，死于非命！

七指神龙龚耀武的一生，从不知道“惊骇”这两字。可是此际，他想起自己的女儿，正独自一人，在闺房之中，却禁不住心惊肉跳，也不去理会一路上所遇见的那些人是不是还有一口气，一直向她女儿的房中驰去，转眼之间，便已然来到了房门口，相隔尚有丈许，他已然“呼”地挥出一掌。

掌风到处，“砰”的一声巨响，已然将门击开，他人也旋风的似的，飘进了女儿的房间，口中叫道：“青娥，你——”

但是，他只讲出了三个字，便猛地呆住了！

眼前，竟然并不是他所熟悉的女儿的闺房，雕栏绣帐，长几矮椅，所有的陈设，都已然不知去向，而整间房间，全都笼罩在一股阴惨惨的异样灯光之下，只是那种灯光，已令人不寒而栗。

而房间中原来的陈设已然不见，还被换上了新的陈设，只见三只以白石凿成，约有三尺来高的骷髅头，放在房间的中央，每一个骷髅头顶上，都点着一盏灯，发出那种令人惊心动魄的光华来。

七指神龙龚耀武呆了一呆之后，面色已然大变，额上汗珠，滚滚而下，嘴唇颤动，身子也在微微发抖，呆了好一会儿，才怪吼一声，大叫道：“你们在哪里？”

龚耀武的内功，本就极高，这一声叫唤，足可传出三里外，几乎整个神龙堡，都可听到，连窗棂都被震得簌簌作响。他才一叫完，便听得身后，传来了“嘿嘿嘿”三下冷笑之声。

龚耀武连忙转过身来，身后却是一个人也沒有，只见有一个人，从走廊中疾奔而至，来到近前，才看清正是自己的儿子龚明。

龚耀武大吃一惊，喝道：“你不在大厅之中，却独自跑出来作甚？”

龚明剑眉紧蹙，面带怒容道：“爹，神龙堡中，已然鸡犬不留了，你难道不知道么？”

自从小金龙华升，扑进了大厅后，一直至今，龚耀武的心情紧张至极，几乎连气都喘不过来，此际，他勉力镇定心神，叱道：“别乱说！”龚明探头一看，“咦”的一声，道：“这是什么，妹子呢？”

七指神龙龚耀武见问，不禁流出了两点老泪，但是随即又现出了极其坚决的面色，道：“明儿，从现在起，你切莫离开我一步！”

一面说，一面已然挽住了龚明的手臂，复向大厅中驰去，龚明来找他的父亲，原是因为华升的伤势，已然沉重至极，怎知他一出大厅，便见到了另外两位师兄的尸体，一路上，更是触目惊心，刚才向房中一探间，那三只石雕大骷髅，更是像在向 he 龇牙咧嘴一样，他的心情，也是激动到了极点！

饶是他极有胆色，可是那么大的变故，又是发生在他的家中，此际，也不免心神大震，一面跟着父亲，向大厅驰去，一面问道：“爹，来的是什么人？”

七指神龙龚耀武并不回答，父子两人，来到了大厅中，只见三四个武林高手，围着小金龙华升，一见他们父子两人赶到，便一齐散了开来。

此际，几乎人人皆已离座而起，只有老不死，仍然在据案大嚼。

七指神龙龚耀武面色铁青，向着众人，作了一个罗圈揖，道：“各位，今日老夫贱辰，蒙各位赏光，实是万分感激。但是如今，神龙堡中，已然生出了非常之变，事情只和老夫一人有关，也不敢劳动各位鼎力相助。来人并未闹进大厅来，可知他们对各位尚不想得罪，各位请尽速离去吧！”

众人一听，心中尽皆一怔，紫竹神尼高宣佛号道：“善哉！龚檀樾府上，既生巨变，贫尼自然没有袖手旁观之理！”

她话才一讲完，只听得老不死“哈哈”一笑，道：“老尼姑，你想要逞强出头么？”

东普陀紫竹神尼，虽是佛门中人，但是脾气却极猛烈，闻言面色一变，叱道：“老檀樾，你此言何意？”老不死笑道：“我劝你们还是各扫门前雪的好，说不定你们回到家中后，阎罗王的勾魂使者，已然端坐在室，等着你们了！”

他刚才的话，还是只对紫竹神尼一人而发，此际，几乎是对着每一个人而说，白头翁齐飞、赤阳道长等人，面上皆为之变色，只见老不死突然身形一晃，众人只觉眼前一花，他已然来到了小金龙华升身边！

那时候，小金龙华升，被众人围在当中，人挨着人，一点儿空隙也没有，老不死突然来到了他的身旁，而人圈却并未引起什么颤动，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来的！只有金扇铁掌司徒异一人，在老不死尚未赶到华升的身旁之前一刹那那间，觉得头上掠过了一阵轻风，可是当时，他立即抬起头来观看时，却是

什么也未曾看到，一低下头来，老不死已在眼前！因此，也就只有他一人知道，老不死竟是由人顶上越过来的，这份轻功之佳，几乎已到“凌空虚步”的地步！

老不死一到华升的身边，便“嘻嘻”一笑，道：“各位可能不信我的话，请看此剑！”一面说，一面伸手去拔插在华升背上的长剑，他尚未碰到那柄长剑，龚明已然叫道：“且慢！”

老不死回过头来，问道：“小娃子，你为什么不让我拔剑？”

龚明昂然道：“华师哥伤势如此之重，你将剑拔出，鲜血一流，他岂不是立即送命么？”

老不死冷笑道：“你还想你华师哥活命么？别做梦了！”

龚明心中本已甚怒，而且，他还怀疑，神龙堡中的大惨剧，就是眼前这个“老不死”的同党所造成的，因此言语之间，严厉已极，喝道：“他是死是活，不必阁下多管，阁下在神龙堡所为，难道还不够么？”

龚明的话才一说完，老不死已然一声长笑，道：“好！好！”七指神龙几乎也在同时喝道：“明儿讲话要小心！”老不死又道：“我岂是个爱理闲事之人，再见了！”一个“了”字才出口，只见他身形，突然笔也似直，向上拔了起来！

这一拔起，约莫拔起了丈许高下，手中竹枝，向外挥处，一股轰轰发发的劲风，随之而发，一声巨响过处，大厅的顶上，砖瓦皆被扫碎，带着尖锐已极的破空之声，向外四散开去，立时出现了一个破洞，而他上升之势，却并未停止，眨眼之间，只见他已然刷地从那个破洞之中，穿了出去！

当老不死才一进大厅，以那么怪异的姿势，蹲在竹杖尖上，和他以绝顶内力将杯底震脱，令得齐飞的一股酒箭，射在司徒异的身上之际，众人已然看出，此人的武功已是深不可测。

可是这时候，老不死所露的那一手内家罡气和绝顶的轻功，“节节升天”身法，却更是惊世骇俗，闻所未闻，令得众人，目瞪口呆！

众人呆了好一会儿，七指神龙才叫道：“老朋友且留步！”可是只听得老不死“嘻嘻”、“哈哈”的笑声，越传越远，片刻之间，已然连声音都听不到了！

七指神龙怔了一怔，瞪了龚明一眼。龚明的一张俊脸，涨得通红，道：“爹，我……我又不曾讲错什么！”七指神龙长叹一声，再去看华升时，却已然气绝，他一伸手，将华升背上的剑，向外拔出，就在那瞬间，人人面上，尽皆变色！

原来，那一柄长剑，拔出来之后，却只有大半截，并不是一柄全剑。本

来，那也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，可能原来插在华升背上的，就是一柄断剑。但是众人却看得清楚，握在七指神龙手中的那大半截，就是刚才露在背外的那一大半！

一柄长剑插入人的背部，拔出来的时候，长剑竟然会应手而断，这的确是不可思议的奇事！

众人心中，固然吃惊，七指神龙龚耀武心中的吃惊程度，却是较众人尤甚！他一把那柄剑拔在手中，只觉得轻飘飘的，一点儿分量也没有，仔细一看，已然看出，那柄剑竟是纸糊成的！

一柄用纸糊成的长剑，在糨糊干了之后，当然也可以挥动自如，但是要将之刺入一个人的身体之内，已然是不可想象的事。

更何况小金龙华升，已然得到了七指神龙龚耀武的四五分真传，在武功上也极有造诣！但是，他却的确被一柄纸糊的长剑刺死了！

龚耀武的面上，现出了一个极是复杂的神情来，五指一松，那柄纸剑向地上跌下，龚明站在一旁，不待纸剑落地，便伸手去接住，定睛一看，不禁失声道：“纸的！”众人又是一怔，这才知道为什么剑拔出来之后，会剩下了大半截。

那剑既然是用纸糊成的，在插入人体之后，热血渗进纸内，当然令得插入体内的这小半截，软烂了起来，一拔之际，那半截，自然一定留在体内拔不出来。

本来还有几个人，想要拍胸脯充好汉，要留在神龙堡内和七指神龙龚耀武共御强敌，但是此际，却全已噤若寒蝉，连刚才讲过几句话的紫竹神尼，也不禁为之脸上变色。

因为，要以一柄纸糊成的宝剑，插入像小金龙华升这样一身武功的人身中，除非是那人的内功之深，已然到了“探花却敌，摘叶伤人”的地步，否则，怎么能够做到这一点？

而千百年来，武林之中，虽然有这样的传说，但是却终究也未曾见过有什么人，将内家气功练到了这一个境界的！

七指神龙龚耀武，也早已看出了大家的心情，他苦笑一下，道：“老朋友所说的话不错，列位还是各扫自家门前雪吧，老夫也不再留客了！”

众人巴不得他有这么的一句话，一片“后会有期”、“再见”之声，刹那之间，人已然走了九成，只剩一干一流高手，究竟不好意思就此别去，因此还留在客厅中，雪山四皓、白头翁齐飞沉声问道：“龚兄，敌人究竟是谁？”

七指神龙道：“列位实在不宜参与此事，还是由我们父子两人，自己设法吧，若不能避过此劫，则就此与列位永别了！”

众人互望一眼，司徒异一笑，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在下先告辞了！”说完这话，身形便是一晃，向外逸出。

白头翁齐飞见华山掌门金扇铁掌司徒异，竟然脚底抹油，溜之大吉，本想出言，嘲笑他几句，但是他转念之间，想起来神龙堡生事的人，武功如此之高，行动又如此诡异，若是自己出言嘲讽司徒异，当然要留下来和龚耀武一起应付来人才是，自己又何必惹上这样的强敌？因此他想了一想，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在下也告辞了！”身形晃动，也向大厅之外掠去。

一时之间，紫竹神尼、赤阳道长等高手，纷纷告辞，一转眼间，大厅中只剩下了七指神龙龚耀武和龚明父子两人，刚才还是那么热闹的一个大厅，刹时之间，静了下来，更令人心情无比地惶楚。

龚明呆了半晌，突然扬声哈哈大笑起来！

七指神龙浓眉不禁一皱，说道：“明儿，你笑什么？”

龚明道：“爹，我笑你平日交游遍天下，但是到了紧急关头，却一个朋友也没有！”

龚耀武长叹一声，道：“明儿，世态炎凉，本就是如此，神龙堡大祸临头，谁肯来蹚这个浑水？”他一面说，一面拉过一张椅子，坐了下来。看他的体态，像是在刹那之间，老了二十年！

一坐了下来，以手支额，面上现出茫然的神色，一动也不动地望着那张紫檀木长案之上，各种珠光宝气的寿礼，隔了好久，才长长地叹了口气，道：“明儿，爹知道你听不听的，但是却不能说。”

龚明忙问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七指神龙叹道：“未到子夜，敌人只怕不会现身。明儿，你何不设法逃走？虽然未必逃得出去，但是总比在这里等死好些！”

龚明一听，面色陡地为之变，突然哈哈大笑起来，一掀衣襟，“嗖”的一声，掣了一件奇形兵刃在手，“砰”地在桌上一拍，朗声道：“爹，拼得过就拼，拼不过唯有一死，为什么要走？”

他手中的那件奇形兵刃，似铜非铜，似剑非剑，长约三尺，尖端有七股长短不同的尖刺，或直或弯，那正是他父亲驰名江湖的独门兵器，“七指金夺”！

只听得龚耀武也是一阵大笑，道：“好孩子！”手探处，也取了一柄同样的兵刃在手，但是那柄金夺，却比龚明的要长两尺之多！

父子两人，面上尽皆现出与敌决死的神色，各自坐着，一动也不动。

其实，此际龚明的心中，仍然不知道来的敌人是谁。可是他看到父亲的神色如此紧张，来人的手段又如此狠辣，可知敌人定是非凡的高手。